

後
漢
書

一八



列傳第三十六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躬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

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

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

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

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

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
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傳父業講授

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

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

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

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

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

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

督謂大將

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

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

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也

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
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法不

合罪

有衣之
戟曰祭

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

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
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宜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罾斬帝復召躬問之

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

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

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

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詩小雅也如砥
貢賦平如矢賞

中君子不逆詐

論語孔子之言

君王法天刑不可以

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

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

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

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

施行著于今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

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

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

所以減死罪使戎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

亡命無慮萬人

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又自赦以來捕得

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

後者可皆勿笞詎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

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

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晁亦明法律

晁音質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栢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

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

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

景以成大功事在官者傳再遷尚書令太

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

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

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

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

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

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
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
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
武侯賀曰成侯賀弟楨亦以能法律至廷
尉鎮弟子禧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

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
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
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

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辨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

諱忌

卹憂也

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

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

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
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
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
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
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年老寢

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
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

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

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也

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

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

必主於此乎躬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

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原其平刑審斷庶於

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

法家之能慶延于

世蓋由此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

浚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浚

音戶交反

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

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

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

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

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鞠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在見誣中皆

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吾可以逝矣

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

即乞

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

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

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

用漢家祖臘

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

為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

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

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

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

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

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
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
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
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
下獄訟

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
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

其所平決無

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

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

因緣謂
依附以

生輕
重也

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

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

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

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

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

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不濫事見左傳蔡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灾肆赦

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灾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

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

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

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女慝既

平必宜濟之以寬

濟益也

陛下即位率由此義

數詔羣僚弘崇晏晏

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憲晏晏

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

刻斷獄者急於笇格酷烈之痛

笇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

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

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

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

美鄭喬之仁政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

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平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 詩云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

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

筮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昶

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

鈞鑕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鈞持也說文曰鈞鐵鉤也其炎反鉤音陟葉反

鑽 贖刑謂鑽去其髓
骨也鑽音作喚反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

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文致謂前人無罪
文飾致於法中也

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

重常盡三冬之月

報論也重
死刑也

是時帝始改

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

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

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帝以

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

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易通
卦驗

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
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
也芸香草
荔馬薤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

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
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
天以爲正

周以爲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

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牙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

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

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

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
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地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者統

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

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

白白者陰氣故朔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

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

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

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

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

故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

寧事欲靜

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

若以降

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

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

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

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

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

草謂創造之也

論決也

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

違

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垂正道

陛下探幽析微允

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

革百載之失建

永年之功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上有迎承之敬下有

奉微之惠

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

稽春秋之文

當月令之意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

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

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

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

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

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器重也

皇后弟侍中

竇憲

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薦真定令

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

幾微言微細也

誠傷輔政容貸之德壞亦好士深然之故
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
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
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

鐔音徒南反

訟者

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

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雜

縣南也

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

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
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
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

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

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

應順東平王蒼孫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

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

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

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

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

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賊鉤音工候反溢
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

刑也刑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

千鄭立注云禮篇多二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

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

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

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

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

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

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
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
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
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
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
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
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爲
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
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傳

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
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爲司空
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
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
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
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

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

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

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忠自以世典刑

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

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

上音時掌反

及寵免後遂

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

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

比例也必寐反

以省請讞之

敞又上除蠶室刑

蠶室官刑名也或云犴刑也音奇敗反作寗室畜火如蠶

室說文曰犴驟牛也驟音縮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

解臧吏三世禁

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狂易謂狂而易性也

母子兄

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

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
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
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
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
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

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

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

左氏傳曰川澤納汗山藪藏疾
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

忠臣

盡寒譎之節不畏逆耳之害

史記曰趙簡子
有臣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

而利於行也 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周昌為御

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

也上笑不之罪也 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 文帝幸慎

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 武帝納東方朔

宣室之正 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

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元帝容薛廣德

自刎之切 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

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元帝容薛廣德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
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

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

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

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此已上皆
見新序今明詔崇

高宗之德高宗躬王武丁也有雉登鼎
耳而雉懼而脩德位以永年推宋

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
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

誠熒惑爲之
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

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
根爲

侍御史成胡世
為尚書郎也

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

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宀妄有譏刺

管宀

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宀也

雖苦口逆耳不得

事實且優遊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

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

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

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

謝承書曰延字君子

蕪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筵往敷

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
之餉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
常侍

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

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

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

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

庀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

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

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

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

頭如芒氣
出如篴也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

小不可不殺

尚書康誥曰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

隨以謹無良

詩大雅也言詭詐
縱宜即罪之用謹勅不善之人也

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

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

穿窬不禁則致彊盜

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
荏其猶穿窬之盜乎

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

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

致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
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

而頃者以

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
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
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
有跣躄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躄小步也言跣身小步畏吏之甚也
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
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

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

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

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

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

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

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

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

尉貶秩一等令

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

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

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

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

前書音義

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也

寒氣錯時水涌爲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
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
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
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
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
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

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

祝或作祝

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

禮之制

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

光武

皇帝絕告寧之典

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
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

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
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

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

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

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

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

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

之禮也

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
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

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
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

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

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
大兒也莪蘿也言孝子憂

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
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

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罍大而
盈言為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

言

已不得終音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

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

之義

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
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

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

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

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

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

藉田之耕起於孝文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
之本也其開藉田也

孝

廉之貢發於孝武

武帝元光元年
初郡國舉孝廉

郊祀之

禮定於元成

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
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

三雍之序

備於顯宗

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雍和也解具明紀也

大臣終喪成

乎陛下

謂安帝詔大臣
得行三年喪也

聖功美業靡以尚茲

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言敬吾老亦敬人
之老愛吾幼亦愛

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
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

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

甘陵安帝母陵陵在
清河故言北望也

官賢不便之音寢

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

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

往來甘陵

伯榮帝乳母
王聖女也

而伯榮負寵驕蹇所

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

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

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

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

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音女九反詩

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

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

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

蝗蜚滋生蜚蝻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

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

徂東杼柚將空

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

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

洪範五行傳辭

春秋大水皆爲君上

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

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

得親奉孝德皇園廟

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

比遣中

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

至矣

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

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

權翁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

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

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

設儲跣徵役無度儲積也 跣具也老弱相隨動有

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

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

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 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

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

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

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

嫣受歐刀之誅

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

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旁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

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

剛之位

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

職事巨細皆任賢

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

無石顯泄漏之姦

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

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己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

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為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

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

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公卿大臣得無朱

博阿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傳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

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

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

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兩大

水必當霽止

霽亦止也

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

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

責變咎輒切免公台

切責也

忠以爲非國舊體

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

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

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

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

入則

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

董督也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

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宀

見有所興造宀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

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

策免司空陳襄襄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灾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

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

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

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
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
肥徒乖宋景之誠 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灾身自
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
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
典下防威福置方貞於規矩審輕重於衡
石 衡秤衡也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也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
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
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

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
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
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
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
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
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
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
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

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
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
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
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
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
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
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
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

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

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

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超 子勇

梁懂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

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

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

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研閒乎

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

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

行誥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

祭酒相尊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

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

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

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

令史

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

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

北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

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

一百里也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

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

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
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
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
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
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
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
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
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

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
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
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
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
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
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

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

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

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
心獨擅之手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
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
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

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

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

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
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莎車

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
有河東西六十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

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
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

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

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

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

就超請馬

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騮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

超密知

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

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

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

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

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也

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
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
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
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
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
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
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
兄子忠爲王

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
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

國人

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瓌題超不聽欲示

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焉者國居

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

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盤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

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

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

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弃我我

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䟽勒䟽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

龜茲而與尉頭連兵

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䟽

勒接衣服類烏孫也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

餘人䟽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䟽勒康居

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

康居

國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不屬都護
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

平諸國巨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

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

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

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

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

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

命絕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承之父也元帝時

為衛司馬使送鄣支單于侍子為鄣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

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

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

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鈇刀一割

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方鈇刀為銛楚詞曰捐弃太阿寶鈇刀方前世議

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

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

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

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

西行可百餘日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

近日所入也

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

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

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猶效

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

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

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朝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利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

不比敦煌鄯善間也

敦煌今涼州縣

兵可不費中

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爲龜

茲所置

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

旣非其種

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

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

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

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

薦勲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

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

書奏

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

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

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

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也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

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

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

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

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

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

至孝宣皇帝

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

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

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

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

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

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
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以徐幹為軍

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

小昆彌以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
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

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
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

綬故有大小
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

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

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

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

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
寇榮傳遂去其妻

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
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
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
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

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

不疚何卹人言
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

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

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

超超因發䟽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

使䟽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曰高祖

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

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䟽勒王悉發其

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

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

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

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

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

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

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

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酒行

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

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

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

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
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
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
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
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
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
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
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

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公

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

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
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
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
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
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
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
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
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
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
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
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
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
更從它道厲度

由帶以上爲厲由膝
以下爲揭見爾雅也

七月晦

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
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
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
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

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
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
父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

十七字本
或爲七十

而危

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
故不到腹父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
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
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
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
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

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

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

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
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

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
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

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

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

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

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

遂踰葱嶺迄縣度

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立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

皮山國以西蜀賓國之東也

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

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

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

以報將士之讎

致猶至也蠲除也

司馬法曰賞不踰

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

侯邑千戶

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

南縣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

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

代馬依風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

飛鳥揚故巢也

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

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

夷之俗畏壯侮老

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也

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

孤魂弃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

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

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

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

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

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

臣老病衰困冒死瞽

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

超遣子勇隨入塞也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

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

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

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

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

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

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

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

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

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

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

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蠶夷之性悖逆侮

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
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
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

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

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

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周禮卿大夫職曰國

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

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
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

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

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

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

超餘年乞句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

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

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

之師也見君之老馬弃之曰少盡其力老而奔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

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

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

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翼幸超

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

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

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

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凶

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

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且蕩佚簡易寬

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
我以班君當有竒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
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
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
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
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
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

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
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弃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
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
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
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
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

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勇諳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弃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馱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

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

古者謀事必就
祖故言廟策也

乃命虎臣出征西域

毛詩曰進
厥虎臣闞

如虓
虎

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

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
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鄙
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
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
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
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

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
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
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
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
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
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
路南疆鄙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
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
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
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
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
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
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
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
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
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無
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

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

不為邊害乎

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

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弃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

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愆矣今不廓
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
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馱與
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
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
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
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
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

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
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
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
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
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
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
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
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
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

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

屯柳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

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

軍就大破之

軍就名也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

萬餘頭捕得軍就又匈奴持節使者將至

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

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

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

王

且音子
余反

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

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

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
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
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
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
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

張卽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

河西四郡
金城敦煌

張掖
酒泉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

擊之勇從南道卽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者
而卽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

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
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者受降而
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
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

勤 謹音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 郡國志曰

有鐵官

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

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
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
坐失憲意駭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

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懂除爲

郎中懂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

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

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

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

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

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

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

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
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
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
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
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
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
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
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
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

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盧

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

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

軍援懂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

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

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

縣西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

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

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

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

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

懂臨

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

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

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

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

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

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

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北平

又遼東太守

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輓日逐
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
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
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
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
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
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
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

到五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能進遣龐雄

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
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懂乞
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
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
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
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
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
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

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謹以塗奴接其
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
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謹與護
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
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謹謁者將兵擊
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
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
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
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

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
阜俊才早沒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
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
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
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
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
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
志士也

後漢書列傳三十七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

龍沙

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

懂

亦抗憤勇乃負荷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

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
小吏太守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
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竒之也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

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

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

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

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

人有罪延及三族

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高祖平亂

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

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
去收孳相坐之律也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

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

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

灾字或作
牛疫病也

躬自菲薄

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

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

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考

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

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

土重居謂之衆庶

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

昔殷民

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般人咨胥怨亳今

可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

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

毛草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

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

且南方暑濕

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

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

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

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

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

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

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

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

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弃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鄩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

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鱉無異也衣裳謂

中國也揚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

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

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

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

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舎則有害於

民也

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

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

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

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

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

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

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

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

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

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

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

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

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也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

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
上智下愚謂之不移

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

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爲直稱

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

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
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

外舍學小莪焉履小節焉又曰爲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
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

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

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

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黃

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關也

既無長君退讓之風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

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而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

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

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也

鑒念前往可

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

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

縣音懸

廖以就國終

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侯

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

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

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

帝東巡狩鳳皇黃

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

五章奏上詔貫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

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

郎中以病卒

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

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

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

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官官權重
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
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盲下有司免爲
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
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
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

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

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

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

已矣

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在家八

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滹故城

在今雒縣南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

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

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
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
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
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
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巨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

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

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

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

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
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
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踈其君時不可也
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

受寵而以戴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

無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

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

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
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竇憲出入禁中得

幸太后圖爲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

鄧氏爲庶人也

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

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

莊子

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

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

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

賈誼

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誠也

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皆

些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翕翕皆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些些然不思稱職

爾雅曰翕翕皆皆莫供職也皆音將徙反訛與皆古字通

臣恐威權外假歸

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傳翼將飛

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傳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

誰能不舍

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尸茲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諭君

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舍取以為己寶也吐猶出也

老子

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

此最安危

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

露臺飾帷帳於皐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或有譏其儉

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

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

筭歛天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

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

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
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
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
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
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
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
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
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

盛尊天爵之重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割情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
庶灾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
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
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
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
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
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

經常也

屢因灾異多

所匡正

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
隔井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

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
百年之間宜外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

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
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

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

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

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
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

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
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詰

十二篇 援神契鉤命決皆孝
經緯篇名也詰音古初酺之為大匠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

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黼之此言不知何據

武帝大合天下之書

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

而孝宣論六

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負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負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

光武初興

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

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

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

故並傳至今而頃者積廢至爲園採芻牧
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
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
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

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

己明達政事

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
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

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
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
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
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

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
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
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
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
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
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
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
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卽時爲
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
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卽至見
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
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

生十

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柳武
陵太守柳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
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

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

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

輕重無所遺脫時人竒之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

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幕宿所見長吏賓客

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

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

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

相表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著

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

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

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

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

四府解見皇后紀

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

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

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

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

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

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

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

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奉勤設

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

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
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相帝有建立之議
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

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

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

富臣諫曰不可狄固貪惓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

漢立飛燕成

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

睢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

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

不娶廢人倫也

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

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
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
卒子劭

劭字仲遠

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
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瑀未知孰

是

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

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
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
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
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

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濶聖御名兵寡

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濶聖御名被發則鮮卑

必襲其家烏栢聞之當復弃軍還救非唯

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

塞究其態詐若今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

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大

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

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

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

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

不內蓋爲此也

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往者

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

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

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

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

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欲

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

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
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
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
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

太守

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犢厲得其死力當思
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
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
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

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
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
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
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
之於郡界劭畏操誅奔冀州牧袁紹
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
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
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

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
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
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
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
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
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
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
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

重時亂則刑輕

犯化之罪固重
犯亂之罪為輕

書曰刑罰時

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

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

阻恃也左傳曰衛
州吁阻兵而安忍

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

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

溝瀆人莫之知

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
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

殺召忽其傳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

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

云不如趙母拊括以全其宗

前書鼂錯為御
史大夫改更律

後漢書卷三十八

同書

令諸侯誼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
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
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
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
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
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鼂錯贊詞
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

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由無計慮耳語見史記樂布傳贊也

夫刑罰威

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

天之生殖長育也

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詞

是故春一草

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

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

乎陳忠不祥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

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

實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

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

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

憔悴國事實謂二王後

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

左傳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譚傳也

此為求生非謂代死

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

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

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

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

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

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

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

事見

前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

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

焚燎靡有孑遺开辟以來莫或茲酷

或有也今

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

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

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

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負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

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

節文復音復重音直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

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

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

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自謂必合道衷緊音

後漢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章

烏兮反繫猶是也

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藉音自夜反

昔鄭

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

石緹縞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

文之族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王未珎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

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

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殊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

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覺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

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堅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縞音襲

緹赤色縞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縞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

絲麻不棄樵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

左傳曰詩

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注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樵萃古字通

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

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
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
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
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
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
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

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
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
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
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
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乎時
後卒於鄴弟子瑒瑒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
劭弟瑒字

季瑜司空掾瑒生瑒魏志曰瑒字德
瑒瑒弟瑒字休瑒咸以文章顯也

中興初有應

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
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

世通顯

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

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掾辟爲丞相掾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

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

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

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寔

聞德音竊獨踊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

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

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

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

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

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

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

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

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

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

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

論遵依常

徹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

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辟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啄者以其愈

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
附子烏啄根同而狀異也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

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
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

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
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

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
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光之

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

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

天有紫微宮是上
帝之所居也王者

立宮象而爲之
兩觀謂闕也

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

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

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

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

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

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

之福

于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今容駟馬蓋車我

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爲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

幸甚商高譖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

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

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

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

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
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悟請與尚書
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
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
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
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
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
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

濮陽潛爲主簿

濮陽姓也

常共言談而已後令

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

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

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

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

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

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

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

非

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

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

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

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

因而緝之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

以旌直臣

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

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

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

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
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
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
下媿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

慎所與也

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

昔宋閔公

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

大灾

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

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

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武帝與倖臣李

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

伏其辜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

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嬌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卧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

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

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曰

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

者三友損者三友

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

佞損矣

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

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

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

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

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

事見逸人傳

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

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

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

納蹇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官官之敝使

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灾可除帝

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

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

書曰興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

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傳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

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

交接英雄常有壯志

第

表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稍遷荊州刺

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

忠怨璆與諸閹官搆造無端璆遂以罪徵
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
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
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
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

必死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

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且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

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壘及還許

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壘秦以來天子獨稱壘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

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
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
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
敗時仍帶璽紘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
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
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桂陽
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
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
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
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

并送前所假汝

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

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

隊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

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

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
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
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
而奉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
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
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

也

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城尚書曰華陽黑水

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
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二應克

聰亦表汝濱

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濱

翟輔詵懿霍譖

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八